

抗美援朝 致敬最可爱的人

赵毛臣：一门忠烈 两代英杰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10月25日，熟悉的旋律让淇河区曹镇乡赵庄村卫生室主任赵广兴不禁回忆起一位老人。

“按辈分，我要喊他爷爷。村里很多人都是听他的故事长大的。”赵广兴所说的爷爷名叫赵毛臣，是抗美援朝战争上甘岭战役的特等功臣，时任134团二营四连指导员。

1954年9月15日，赵毛臣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汇报了上甘岭战役的经过，毛主席为他鼓掌，并指示把上甘岭战役拍成电影，弘扬伟大的上甘岭精神。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特邀赵毛臣担任影片《上甘岭》的军事顾问。

赵毛臣1924年8月出生于淇河区曹镇乡赵庄村(原属宝丰县)，1947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解放洛阳、郑州的战斗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爷爷生前每次说起上甘岭战役，总是老泪纵横。”赵广兴说。

1952年10月14日4时，侵略者突然向上甘岭地区发射密集炮弹，坚固的岩石腾空而起，又像雨点般落下，硝烟弥漫着整个阵地。赵毛臣所在的四连向2号坑道冲进时，敌人的地堡突然开火，阻击了连队的前进，连长受伤。紧要关头，赵毛臣站起来高喊：“共产党员跟我从右边爬上去，炸掉这个‘拦路虎’！”进入坑道后，战斗更加残酷，敌军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多次反扑，反复争夺阵地几十次。

战斗异常激烈，战士们伤亡很大。危急时刻，赵毛臣把全连仅剩的18个战士分成两个班，任命了班长，并与兄弟连队取得联系，成立坑道临时党支部，带领战士们继续战斗。身处坑道，最大的困难是严重缺水。赵毛臣组织战士们在石缝里接水，出去抢水，弄不到水就以尿代水。敌人把球形铁丝网投入坑道口，并用机枪封锁，用喷射炮轰炸，用硫酸弹烟熏……志愿军阵地山头被削平两米，一面红旗上有381个弹孔，一截不到一米的树干上有100多个弹片。赵毛臣和战友们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坚守15个昼夜，为我军全线反击立下不朽功勋。

1953年12月，志愿军总部授予赵毛臣模范政治指导员和二级战斗英雄称号。1953年10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赵毛臣二级国旗勋章。

赵毛臣在功劳和荣誉面前，不言功、不自傲，曾受到彭德怀、贺龙、谭政、秦基伟等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还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团副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军后勤部副政委等职。1957年8月，赵毛臣返乡向全县人民作广播讲话。



赵毛臣(资料图)

一门忠烈，两代英杰。1978年，赵毛臣送大儿子赵振军入伍。不幸的是，赵振军在戍边战斗中壮烈牺牲。“振军、振军，振兴解放军！老前辈是这样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的，可是最痛苦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说到这里，赵广兴流下了眼泪。

后来，赵毛臣又把二儿子赵冠军、三儿子赵亚军送到部队历练。

1984年，赵毛臣离休，但是他那永不褪色的军装伴随他继续走进军队、学校、工厂，讲述他和战友们的战斗故事。

2007年8月23日，赵毛臣因病去世。

2021年10月21日，淇河区“致敬英雄、传承精神、勇担使命——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1周年”活动暨淇河区红色革命教育基地赵毛臣纪念馆揭牌仪式在赵庄村举行。这一刻，赵广兴等了6年。

“他是我们的精神丰碑，也是我们家乡父老的骄傲。”为了建设赵毛臣纪念馆，赵广兴努力了6年。其间，他走访英雄后人和战友，还不远千里前往赵毛臣生前所在部队，收集大量历史资料，整理出3万多字的文字材料，将英雄故事讲给世人听。

“我们要铭记英雄的故事，更要传承英雄的精神。”市老促会副会长李丰海说，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主动扛起革命奋斗精神的历史责任，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杨元琪)

铭
记
英
雄

勇
毅
前
行

时福顺：坚守阵地 战斗到底

今年89岁的时福顺老人，家住鲁山县赵村镇河南村，是该镇尚健在的唯一一位抗美援朝老兵。

虽年近九旬，但老人身体硬朗，思路清晰。10月25日，得知我们是来听他讲述抗美援朝故事的，老人很激动，仿佛又回到了朝鲜战场。

1948年，时福顺响应党的号召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入侵朝鲜，朝鲜战争爆发，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构成极大威胁。时福顺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1年随参战部队入朝作战。由于他思想进步、政治觉悟高，上级任命他担任某部作战小组组长。他作战勇敢，多次坚守阵地，受到上级表彰。

铭刻在老人记忆深处的，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上甘岭及附近地区发起猛攻。有关史料记载，上甘岭战役激烈程度前所未有，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高水平。在持续43天的战斗中，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志愿军共击退“联合国军”900多次冲锋。最终志愿军守住了阵地，取得了胜利。

老人回忆说，当时他所在的连队坚守一个山头，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凶猛进攻。战斗激烈，而增援部队及后勤补给迟迟未到。刚开始，大家饿了吃自带的干粮，渴了喝军壶里的水，后来食品和水都没有了，只能忍住饥饿。

在阵地上坚守三天三夜之后，志愿军伤亡惨重，时福顺所在的连队只剩三人：他、连长和另一个战友。看着堆积如山的尸体，三人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弹药打光了，只剩下最后一枚手榴弹，连长说：“这枚手榴弹留下吧，如果敌人冲上来，咱们就与他们同归于尽！”

就在三人绝望之际，山下传来冲锋号，增



时福顺 孟小恩 摄

援部队赶到了。由于连队英勇抗击，最终山头保住了，为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三人荣立一等功。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福顺随部队光荣回国，1955年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复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福顺和老伴儿育有四女一子，老两口生活在老家，儿女们经常回来探望。提起现在的生活，老人感叹“真是过到了天上”。

2020年9月22日，时福顺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当时，赵村镇党委领导赶往老人家中，为其佩戴在胸前，老人异常激动。

至今，老人家中仍然保存着一个破旧的白瓷茶缸，上面写着“赠给最可爱的人”，那是赴朝慰问团赠送的纪念品。老人说，看到这个茶缸，就会想起当年抗美援朝的烽火岁月。

(本报记者 王春霞 通讯员 付娟娟)

钟飞：首批入朝 最后撤离

“我是1950年10月作为第一批先遣人员入朝的，首先到达一个叫大榆洞的地方……”10月25日上午，在河南省军区平顶山干休站文化活动中，胸前挂满勋章的103岁老人钟飞打开了话匣子，思绪回到72年前的烽火岁月。

钟飞，18岁加入革命队伍，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子弹穿腿而过留下的伤痕依然可见。1980年，他从平顶山市人民武装部部长的位置上离休后不忘初心，在关心下一代的事业中散发着光和热。

如今，老人虽年过百岁，但精神矍铄，只是听力下降明显，平顶山干休站副站长潘俊杰不时趴在他的耳边做“翻译”。

刚入朝鲜时，作为志愿军司令站作战处侦察参谋，钟飞带领将士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侦察敌情，在大榆洞选择一处相对隐蔽的地方作为军事指挥部，安排妥当之后，再侦察第二个指挥部。司令员彭德怀率领人员进驻大榆洞后，成立过一个临时党支部，当时张耀任党支部书记，毛岸英任宣传委员，钟飞任组织委员。

“毛岸英同志牺牲的时候，我跟着韩先楚副司令在‘三八线’以南作战。他和另一个参谋被敌人的火弹烧焦了，后来还是凭着斯大林送给他的钢笔和手表才辨认出来是他……”回忆起这段经历，钟飞心痛不已。

在朝鲜的每一天，志愿军将士都面临着生死考验，钟飞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每天奔忙于前线与司令部之间，了解最新战况，收集情报，为志司首长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有一次，他跟随韩先楚坐吉普车到前线，后面跟着两辆装载军用品的卡车。不料，经过一条山路时，卡车触发防坦克地雷被炸飞，车上食品尽毁。一行人饿了两天，到达目的地后，钟飞从阵地上的美国兵尸体上搜集了一些饼干、罐头等食品，又用匕首从一头被炸死的水牛身上割下一袋肉，背回指挥部。韩先楚笑言：“想不到在朝鲜前线，大难不死，我们还有口福啊！”

说起长津湖战役，钟飞说，长津湖那一片是山区，人烟少，志愿军虽然少吃少穿，但寸



钟飞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摄

土不让，冻饿饿死的不少。

当时，他从前线回到驻地，长时间没有洗澡，身上又脏又臭，便赶到一个朝鲜居民废弃的澡堂洗澡，正好碰上彭德怀，就向彭德怀汇报了西线战况。当他说阵地上战士们因为缺少穿冻死不少的情况时，彭德怀双唇含泪，长叹一声，久久没有说一句话。

1953年，上甘岭战役胜利后，美国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钟飞被派往南京军事学院学习。3年学习结束后，他再次返回朝鲜，直至1958年，才跟随最后一批志愿军撤离朝鲜回国。

“我是第一批带队入朝的，也是最后一批离开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点让钟老颇为自豪。2020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最近几天，钟老一直在收看党的二十大相关报道，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国家越来越繁荣富强，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张聚良：主动参军 英勇善战

10月25日，在舞钢市寺坡街道湖滨社区，87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张聚良谈起抗美援朝的战斗场面，仍历历在目。

张聚良老家在与舞钢市毗邻的驻马店市西平县山山镇玉皇庙村，这是一个人口不到200人的小村庄。1952年9月的一天，几名政府干部找到张聚良的父亲，动员张聚良哥儿俩到抗美援朝前线去。“父亲当时好一阵沉默。”见父亲犹豫，在儿童团拿红缨枪站岗、放过哨的张聚良当即向干部敬礼，主动表示自己愿意去前线。

初到部队，张聚良被列编在河南省暂编四团，到洛阳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思想文化教育。在部队开拔前夕，不识字的他专门让教官给自己写下“不打败美帝国主义决不回国”几个字，以表战斗到底的决心。

从沈阳安东入朝后，张聚良得知他所在的部队是为了充实上甘岭战役队伍，他被分配到炮兵第21师202团指挥连，配合步兵作战。“上甘岭战役中，我们阵地上的炮筒连环发射，把整个天空照得通红通红。”张聚良说，“那时候每名战士都将生死置之度外了，都是一门心思赶走敌人。”

资料显示，张聚良所在的炮兵第21师是我军入朝参战的唯一一支“喀秋莎”火箭炮兵师，英勇善战、英雄辈出，电影《董存瑞》《翠岗红旗》《战火中的青春》3部战斗故事片的原型均出自该师。

入朝作战两年半，在兄弟炮兵部队的支援下，张聚良和战友们先后参与30余次战斗，歼敌10万余人，击毁敌坦克56辆、汽车230余辆、火炮30余门，击落击伤敌机24架，在抗美援朝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争的后半程，各方都想争取最有利的谈判结果，尤其是李承晚部出尔反尔、仍存幻想，时不时骚扰我方阵地，有时部队正在‘三八线’以北开着会，就突然遭遇袭击。为此，上级命令我们发射最猛烈的炮火，直至打得他们彻底服了为止。铁原阻击战，我所在的202团配属39军117师参与作战，歼灭美军45师千余人，十分激烈。”张聚良说。

1953年10月，完成作战任务的张聚良从朝鲜凯旋，进驻辽宁阜新。此时，作为通信班长的他，一边带领战士苦练通信架设技术，一边化身泥瓦匠搞建设。10个月，军营宿舍、炮房、礼堂等一应俱全。“团里专门召开表彰



张聚良 张志凌 摄

大会，我不但荣立了个人三等功，还代表受表彰的18名战友作了典型发言。”1956年，他带领的通信班获得所在团乃至东北军区通信兵竞赛第一名的好成绩，并代表东北军区参加全军竞赛。同年，张聚良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6月，张聚良退伍回到家乡，被分配到西平县邮电局工作。随后的日子里，张聚良生儿育女，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1973年5月，舞钢三线建设实施舞钢会战的号角吹响，张聚良内心再次燃起“到前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情。他到舞钢公司后，先后在劳资科、安全科工作，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动力厂工会主席等职，始终敬业、踏实，直至23年后光荣退休。

退休后的张聚良仍发挥余热，当起社区的“五老”志愿者，向孩子们讲述革命故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参与社区道路维修、环境保洁等志愿活动。“党养育了我，教我进步和成长，我要用毕生精力报答恩情，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忠诚老兵的职责和坚守。”张聚良说。(本报记者 杨德坤)

